

#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C. (P) 3887

語錄

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景。

列寧

476期 12-3-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分

## 偽政權拙劣的欺騙伎倆

在最近的幾個月以來，李光耀走狗政權特別賣力，到處做其競選的宣傳，它們一忽兒出動其大小嘍囉到處去“訪問”，討好人民；一忽兒又利用各種集會發表各種收買民心的言論，好像唯獨有它們才是“關心”人民似的。在本月五日，它們又宣布要給所有公務員每年增發一個月的薪金。在本月七日，它們又特地召開了偽“國會”會議，並且假惺惺的宣稱減輕六項稅務。不僅是如此，相信在不久之後，可能還要有新的花招出現呢！所有這一切，都是李光耀走狗政權在為其可能來個閃電大選作宣傳上的準備，企圖欺騙和誤導人民，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傀儡統治。

李光耀走狗厚顏無恥，得意洋洋地說：“今年，我們進入了全民就業的時期”、“星加坡的經濟地位大大的加強了”，所以，它給所有的公務員帶來一個“喜訊”，那就是從今年起增發一個月的薪金給所有的公務員，而且是立刻就發，在本月底就發完，與此同時，就是那些工作不到一年的公務員也照樣給，看來真是“慷慨”的施捨，好

像真的“關心”起民瘼來了。其實，這完完全全是李光耀走狗政權一路來所慣用的鬼把戲，這並不足以為奇，它們在過去的偽選舉前夕不是同樣的也宣布恢復舊有的教師薪金制嗎？現在它們要增發給所有的公務員多一個月的薪金也是這樣，這為的是要收買公務員，希望公務員能在未來的競選中替它們效勞賣力，以欺騙廣大的人民群眾。

李光耀走狗政權所奉行的是欺內媚外的政策，它們只為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家服務，對廣大老百姓，它們則進行種種壓榨，使老百姓求生不得。在它們的反動統治下，人們可以看到，各種物價天天都在突飛猛漲，而各階層人民的薪水則永遠追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又源源而來，所有各階層人民都怨聲載道，無不對這個反動的政權恨之入骨。為了緩和人民的不滿，所以它們搞出了這個多發一個月薪金的花招，但是這個加薪，它並沒有給公務員帶來“喜訊”，因為講是“加薪”了，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特別，今後物價的不斷上漲，苛捐雜稅的加重，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錢從何而來呢？還不是要從各階層人民和公務員的身上抽來的。所以，加薪是暫時騙人的把戲，即使說有所謂增加了，但走狗政權逐步在“調整”各個部門的工作，到頭來，它把那些原來需要一百個人工作的職位交由九十個人去處理，那麼，這叫做什麼加薪呢？相反的，真正有加薪的那個多數是李光耀走狗政權的“三百精英”，因為這些傢伙是真正的領高薪者，是真正在為走狗政權出謀劃策的頭面人物。

在數天前，走狗政權又特地召開偽“國會”會議，宣布減輕六項稅務，根據它們自己招認，這六項稅務的數目，只三百五十萬元而已，故真正得益的人士，不過是寥寥無幾，其目的純粹是在於欺騙人民。如果說有減輕稅務，這只不過是減輕大資本家的稅，如印花稅就是如此，對廣大的勞苦大眾無關痛癢，根本無濟於事。廣大的人民今後還是要被迫遷去住昂貴租金的組屋，水、電和公眾的醫療費等都沒有割減，所有的執照費還是照樣的多，“三萬”罰款越來越重，物價還是繼續高漲，所以，今天的所謂“無痛苦財政預算案”和減輕稅務，這完全是騙人的，是在製造新聞。其實，它們每年都在加稅，和增設新稅，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它們目前在偽“國會”講不增稅，但過了一段時間，它們又再偷偷摸摸的引用所謂部長的權力來加稅和增加新稅了！過去的經驗已經很好的告訴了人民，我們也用不着加以贅述。

今天，各階層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李光耀走狗政權對此從來是不加過問的，它只知道一味向人民勒索和榨取更多的血汗，來滿足外國壟斷財團及本地官僚買辦資本家的貪婪慾望。它們從外國請來了洋專家，制訂各種旨在剝削人民，對人民進行敲榨的政策，使到各階層人民蒙受更多的痛苦。各階層人民在今天觸目所見者是市景蕭條，失業人士有增無減，城市的小販越來越多，鄉村勞動者的生活又面臨着總破產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在在的說明了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面臨最大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是現實社會的最好寫照。

在當前這種嚴重的情況下，各階層人民心中的怒火在燃燒，在今年以來，至少就有整十宗的工潮爆（轉入第十二版）

### 解放軍在遭遇戰中

#### 消滅一批敵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八日廣播】活躍於吉打南部的我軍某部一支隊伍，於一月廿四日，在居林北部地區同偽馬來兵團第十營的一支巡邏隊遭遇，展開了一場劇烈的戰鬥。我軍戰士英勇果斷、爭取主動，給偽軍以迎頭痛擊。在這次戰鬥中，敵人死傷一批，其中一個敵軍指揮官身受重傷，被用直昇機運到檳城中央醫院，結果醫治無效死去。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關於朝聖局的資料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朝聖事務與儲蓄局是一九六三年成立的，朝聖儲蓄會和原有朝聖事務處合併而成的一個官僚機構。拉扎克集團爲了推行“新經濟政策”，發展馬來官僚資本，利用這個機構變本加厲地對伊斯蘭教民進行敲榨和剝削。拉扎克集團委任了一批官僚資本家，作爲這個機構的董事，其主席是巫統前任秘書長，現任僑國會議員和《馬來使者報》的董事胡賽因勞丁。除了董事會之外，還設立了一個投資顧問委員會，由拉扎克本人的經濟顧問怒哈、中央銀行行長依斯邁，國家企業公司主席拉沙利等，炙手可熱的人物所組成，這些人同帝國主義壟斷財團和買辦官僚資本家有着廣泛的聯系，他們出謀劃策，使朝聖局的活動同這些大財團和大資本家對我國豐富資源的掠奪密切配合起來，殘酷剝削我國勞動人民。

自從一九六三年開始這些活動以來，朝聖局已經在雪蘭莪、玻璃市、柔佛、森美蘭、吉打等州購買了許多房產、地產，還對汽油、電器、烟草、水泥、麵粉、織布、木材等五十九種工商企業，進行了大量投資，購買了馬來西亞國際輪船公司、馬來西亞彈藥廠、馬來西亞製糖公司、玻璃市蔗糖種植公司、國家企業公司等五家最大的企業的股票。並且派遣代表擔任這五家最大企業的董事。現在朝聖局正在組織兩個屬公司，一個是經營自己的種植園，包括在彭亨擁有一萬英畝油棕園的一個種植公司。另一個是壟斷和朝聖有關的一切事務和給香客供應一切必需物品的所謂運輸服務公司。

據朝聖局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公布的材料，已經有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二人被誘惑參加朝聖儲蓄會，絕大多數是鄉村居民和僑政權的低級僱員，他們的存款達到三千九百七十四萬五千餘元，同一年前相比，增加了六百餘萬元。拉扎克政權把這些存款拿去投資賺取利潤，然後由馬來官僚資本家瓜分。據報道：朝聖局的投資已經從一九六四年的四十七萬餘元，猛增到一九七一年的一千七百八十餘萬元，增加了三十七倍。八年來，投資所獲得的利潤達到兩千二百五十萬元。可是，所有儲蓄會會員所分到的紅利却不到五百萬元，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二十二，而且，所謂“分紅利”，不是把現款分給會員，而是記一條賬罷了，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八的利潤都被官僚資本家偷去了。

朝聖局的資金，每一分錢都是從貧苦的伊斯蘭教民身上搜刮來的。例如：在被騙參加土地開發計劃的農民當中，有許多人每人每月被

迫從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五塊錢交給朝聖局儲存，僞政權的許多低級僱員，除必須繳納公積金外，也被迫參加儲蓄會。儲蓄會的會員只有積够了一千元才有條件取出這筆存款，作爲朝聖費用，這等於說，貧苦的工農羣衆要連續儲蓄十多二十年才有實現朝聖願望的可能。實際上，許多人永遠不可能積够這筆錢，這樣，在進行積蓄期間，他們的錢就完全控制在拉扎克集團手里，成爲馬來官僚資本家發財致富的本錢。拉扎克集團不斷鼓吹伊斯蘭教民進行積蓄，說“這是爲了使教民可以在不必借債的情況下，實現朝聖的願望。”事實證明：這是僞政權利用教民的虔誠心理，向教民進行無情的敲榨，以養肥馬來官僚資本家的大騙局。

爲了幫助馬來官僚資本家從朝聖香客身上榨取更大限度的利潤，拉扎克集團利用公款三千萬元，買

了兩艘輪船即大馬來西亞號和新馬來西亞號，成立了大馬來西亞輪船公司，並委任巫統現任秘書長西努當這家輪船公司的主席。朝聖局的前福利部長哈利勞斯爲董事經理，朝聖局委託大馬來西亞輪船公司管理這兩艘輪船，雙方還簽訂了七年合同，規定了分贖的辦法。輪船公司根據朝聖局安排搭船的香客的人數，每名香客算十五元佣金給朝聖局，除此之外，朝聖局還有權分享輪船公司所獲得的利潤。據已經達成的分贖協議，第一年，朝聖局應該分得利潤的百分之十，逐年增加，到第六年應分得百分之三十五，這說明：朝聖局和輪船公司在敲榨香客的勾當中是狼狽爲奸的。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喉舌《馬來使者報》曾經不但不自招地說：“成立朝聖儲蓄會的目的不光是爲了方便伊斯蘭教民去參加朝聖，其真正目的是要建立到目前爲止仍然非常落后的伊斯蘭教民的經濟。”八年來的事實說明，所謂伊斯蘭教民的經濟實際上就是馬來官僚的資本。



## 披着宗教外衣的強盜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拉扎克在去年六月底曾經說過，由朝聖局處理所有朝聖香客的一切事務，以保證香客安全的時刻已經到來，他還表示，要親自負起搞好這項工作的責任。乍一聽，拉扎克政權似乎也很關心前往參加朝聖的香客的福利了，其實，這種甜言蜜語不過是掩蓋僞政權掠奪伊斯蘭教民的一種烟幕罷了。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戳穿了僞政權以宗教爲名，以剝削之實的卑鄙勾當。由僞政權的朝聖事務與儲蓄局負責安排前往參加朝聖的香客碰到了許多人在途中的困難。許多香客被迫在巴生港口等船多日，行期延誤，抵達麥加港口的時候，已經遲到了一天，差點誤了朝聖的日期。有些香客因爲輪船誤期，不得不多花一筆錢，匆匆忙忙改乘飛機。令人更加憤慨的是：由於僞政權只顧刮錢，對香客極端不負責任，許多香客在旅途中遭遇種種不便和痛苦，甚至發生死亡的嚴重事故。所有這些，激起了朝聖香客和全國伊斯蘭教民的強烈譴責。

朝聖局辦理伊斯蘭教民的朝聖事務，從來就不是抱着爲教民服務的態度，相反，是以刮錢爲唯一的目的。因此，儘管香客事前就已經給了朝聖局一大筆錢，儘管朝聖局

同輪船公司簽訂了合同，船期還是延誤了，不幸事件還是發生了。拉扎克越保證，船期越不能按期起程，香客在旅途中的困難越多，生命越不安全。

這些事件發生后，全國伊斯蘭教民紛紛譴責僞政權。僞政權的官員照例抵賴，朝聖局的頭子（即巫統前任秘書長胡賽因勞丁）爲了推卸自己的罪責，竭力掩蓋朝聖局和輪船公司狼狽爲奸，敲榨香客的勾當。他說：“朝聖局同大馬來西亞輪船公司無論在財政上或股份方面都毫無關係，我們之間只有合同關係，我們授權輪船公司載香客去朝聖。”他還煞有介事地組織了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輪船就誤船期的事件。輪船公司的頭子（即巫統現任秘書長）西努也竭力狡辯，他埋怨朝聖局拖延簽訂合同，使輪船公司沒有足夠時間進行必要的安排。抵賴也好，狡辯也好都是徒勞的，根據朝聖局和輪船公司達成的分贖協議，輪船公司每名香客算十五元佣金給朝聖局，這不算

（轉入第十二版）





# 一個銅板的兩面

## 評僑勞工部與十四個機構聯合舉辦的“工業安全衛生運動”

僑勞工部聯合其他十四機構舉辦的“工業安全及衛生運動”，於三月一日起一連雙周“熱烈展開”。這項運動，除了主要節目是展覽會外，還配合了其他方面如“工業安全研討會”，電視論壇，電台講座，安全招貼設計比賽，工廠比賽等，其間也放映電影；而僑勞工部長王邦文就主持開幕禮，李光耀傀儡則致獻詞，可謂盛況空前。

這項運動，是李光耀集團繼“防止環境免受污染運動”之後，別出心裁而具有欺騙性的一個新花樣。是李光耀集團置身於民怨沸騰、四面楚歌的困境中，絞盡腦汁而搞出來的政治欺騙，是李光耀集團可能舉行閃電式的大選，而假仁假意的慣伎。

據說，這項運動是要“促使各階層人士明瞭工業安全及衛生對各行業的重要性”，“使僱主及僱員知道，如何能在適當的時候和地點，預先防備意外事件的發生”，而工賊蒂凡那却率先表示：“單單勸說是不夠的，足夠的法律和嚴格的執行這些法律，是有必要的，職工運動將在這方面扮演其角色，俾促進工業的安全和衛生。”所以，想像得到，這項運動將會帶來了嚴重的法律取締，而遭受其害者，到頭來還不是廣大的工人階級嗎？

工傷事故，這不是小問題，年來已有遞增之勢。據工賊蒂凡那透露，“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間，因工業意外而損失的工作人日增加了三百六十八萬，即從九萬九千五百日增至卅六萬零二千八百日。”在致命意外方面，“自一九六〇年至七〇年計增加了二百四十八萬，即自六〇年的六四萬增至七〇年的一百五十九萬。”“永久殘廢事件自一九六〇年一百七十八宗增至一九七〇年的八百八十六宗，約達五百萬巴仙”。這些數字，在去年更是直線上升，單在製造業、交通業、建築業所發生的工傷事故，更是嚴重得驚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工傷事故呢？顯然的，這和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大有關係的，李光耀集團為迎合外國壟斷資本和國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大力推行所謂工業化計劃，資本家為了賺錢，不計后果，往往壓迫工友操勞工作，因超時工作而使工友過度疲勞，就常要造成傷亡事件，而工友們微薄的薪金待遇，要應付百物騰漲的社會，在他們的精神上痛苦的，加上資本家為了刮錢，安全設備沒有照顧，因此一不小心，就會造成工人的傷亡。據統計，職業病，終生殘廢，死亡等層出不窮，一九七一年就超過一萬多人，真是駭人聽聞。而李光耀集團非但不要理睬工人的

死活，反而帶同資本家壓迫工友，三申五令，條條框框都拿來束縛工人，現代化的機械操作，超時工作和不設安全設備，都是工人的死亡陷阱。

反動派和資本家草菅工人生命，並且推卸罪責，說什麼“新加坡的工人大多數不懂得珍惜生命。”又說什麼“大部份工傷事故是工人自己不慎造成的。”但是，廣大社會人士容不得李光耀集團撒謊，紛紛譴責反動派和資本家的罪惡行徑，並要求保障工人權益，在這種強烈的社會輿論下，李光耀集團不得不裝出一副偽善面孔，假惺惺地說：“任何生命或四肢的損傷，不僅是工友及其家庭的悲劇，同時，也

是國家的一項損失。”又說：“減少不重要的痛苦，是政府的職責。”這完全是狡猾虛偽，甜言蜜語。說穿了，還不是企圖以“關心民瘼”來欺騙人民。誠如列寧所說的“它們假仁假義地施予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慮自己毫無權利和備受壓迫的狀況。”因此，厚顏無恥地訂定了許多法令，如“工業安全法令”、“工人意外賠償法令”等來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並從中撈取政治資本。

李光耀集團反動透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滿口“仁義道德”，“關心民瘼”，但在實際上，“僱傭法令”、“工業關係修正法令”等却始終壓在工人身上，正如列寧所說的一樣“一個銅板的兩面。”“工業安全與衛生運動”，根本就是裝虛作假，轉移人民視線的一個新花招。

## 發揚革命友誼

### ——新春乒乓友誼賽側記——

新春乒乓友誼賽在二月廿五日至廿八日一連四晚，在我黨滬申支部屬下甘榜山亭文教站成功的舉行了。這一連幾天的比賽，各隊的運動員都有相當突出的表現，大家朝氣蓬勃，意氣風發，發揚了革命的友誼；比賽過程中精妙的技術，引起了會場如雷的掌聲；友誼賽勝利舉行的歡呼聲傳遍四方……

參加比賽的，有來自各個不同地區和單位合成的六支乒乓隊。四十多位乒乓球員，像一陣春天的暖風湧進了甘榜山亭，使偏僻的“甘榜”驟然間熱鬧起來。

許多群眾，不怕路途遙遠道路崎嶇，騎着腳車，摩多單車也到來觀看。當大家來到目的地，只見戲台前搭了一個大布棚，放着兩張乒乓球桌，戲台靠里那一邊掛着好多引人注目的群眾送的錦旗。

主辦單位的同志熱情地歡迎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志、朋友；擴音機播送着革命音樂，使全場充滿戰鬥的氣氛……

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伯，握住了我的手說：“同志，你今晚也來參加比賽。”一看，原來是一位過去到過我們單位參加工作的老同志，我高興得握緊他的手說：“不，是來當觀眾的，你也來參觀？”他笑着對我說：“左翼在星島舉辦乒乓友誼賽是第一次，小小銀球傳友誼，加深各團體之間的革命友誼和戰鬥團結，那能不開心的，所以我今晚也來做做乒乓迷……”

各路健兒匯齊了，主持同志就宣布比賽開始，他感謝參加比賽的各單位的支支持、合作；並指出乒乓這項運動是可以作為我們團結群眾的一種方式。主持同志也代表滬申支部頒發一面“友誼第一、錦標第二”的錦旗，給參加友誼賽的各隊作為紀念。一雙雙的手握在一起——他們握緊着的是革命的友誼，戰鬥的團結。

緊接着比賽開始進行，六隊乒乓球選手分成三組進行團體賽，各隊球員競爭得非常劇烈。“怕”一個界外球打中對方的大腿，這位球員連忙“對不起”舉手向對方道歉，場外的群眾看到這種場面都拍手讚揚，對方也回說一聲不要緊，又再繼續比賽了。另二桌的比賽同樣的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

據一位球員的反映：“我們打球的技術是相當差的，我們知道，參加這次比賽，肯定是會被淘汰的，但是我們認清楚這次不是為錦標而來的，而是為了革命團結友誼而來的，我們能夠在這友誼賽的過程，搞好革命隊伍的團結，也能從中提高我們的技術。”

在友誼賽進行的過程中，出現  
(轉入第五版)



報導

# 鄉村勞動人民日益貧困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一日廣播】去年一年，接連發生兩次水災，使人民遭受空前嚴重的損失。拉扎克集團不賠償，只空談救濟，甚至趁火打劫，因此，災民長久都不能從水災所造成的創傷中復原。許多膠園會經長期淹水，不能開割，生產工具毀於洪水，再加上膠價繼續下跌，物價繼續上漲，苛捐什稅不斷增加，這一切，使靠割膠為生的勞動者，在洪水退了一個多月後，仍舊掙扎在飢餓線上。

吉蘭丹有五萬戶膠農依靠十萬零四千英畝小膠園過活。捐稅重，膠價低，許多膠農每天收入不到一塊錢，一個小膠農阿都爾拉赫曼說：“我每天割膠四斤，所得不到一元，這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及十個小孩的生活費。”另一個膠農說：“割膠的收入，真是買魚給貓吃都不夠。”莫德阿旺幾兄弟有八英畝膠園，他說：“我一星期割四天，一天得一片膠，賣八角錢，我一家就靠這點錢過活。”小膠農的日子是不好過的。從去年一直到現在，一斤樹膠只值兩角半錢到三角錢，即使天天割膠，每月收入也只有八、九十元，但這是不可能的。一年可以割膠的時間除去雨季只剩七個月，每年洪水一泛濫，根本就沒有收入了。

自己沒有土地替別人割膠的膠工的生活更苦。烏魯吉蘭丹瓜拉牙一個膠工說：現在工錢少，補貼又大大削減，今年的日子實在難熬，以前每磅膠水的補貼是兩角半，現在減到壹角五、六分，工人的工資本來就很低，現在更難養活一家人了。在分成制下替人割膠的默哈默，平常每天割膠四斤，落葉時期只有兩三斤，同園主對分只得一兩斤，為了養活一家十一口人，他只好利用雨季出外當苦力或踏三輪車。在吉蘭丹鄉村地區，小膠農的生活是這樣悲慘，其他的農民也是一樣。瓜拉巴拉一個村長說：大多數農民每天只吃一頓飯，除魚露或勿拉煎之外，吃不起別的菜餚，現在村前到菜市買菜，只買得起兩角錢的鹹魚，這點鹹魚也要吃幾個星期。米價是兩元一千冬，村民是一杯一杯地買，這當然還要看是否有足夠的錢。

柔佛峇株巴轄、麻坡、笨珍一帶的膠農，一般只有兩三英畝膠園，樹老膠水少，現在膠價跌到兩角五分和兩角九分之間，物價高漲，割膠已不能維持起碼的生活，所以，被迫流浪到外鄉尋找生路的人佔當地勞動力的百分之八十。峇株巴轄內地六個區的情況特別嚴重，洪水一泛濫數月不退，水一退又發生旱災，居民向偽福利部要求救濟，得到的是傀儡官員的鄙視和責罵。

有些人走投無路，被迫參加彭亨和柔佛偽政權所搞的“土地開發計劃”。或者流落到新加坡成為任由大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彭亨在去年兩次水災中災情最為嚴重，災後人民生活很困難，立卑附近的鄉村居民為了生活被迫在路旁擺小攤賣水菓和蔬菜，或把這些東西賣給商人，因為他們租不起巴利的攤位。有一個婦女在巴利里擺攤，但是賣了整天還得不到一塊錢來還租錢，結果，她那一担蔬菜被傀儡官員橫蠻無理地沒收了。巴利里外的群眾看了都齊聲譴責傀儡政權。

霹靂甘榜伯府的莫士達化一家十口，他替人割兩英畝膠園，對分後，每天連膠膠只有一塊半錢收入，如果不是在萬里望工廠做工的大女兒每月從三十元工資拿二十元回

家，一家就會餓死。他說：現在物價高漲，割七斤多的膠才能買到一斤江魚仔，根本吃不起；碎米一千冬一元六角錢。現在的生活真艱難，同日本統治時期一樣。”

膠價大跌和物價高漲，大大削弱了膠農的購買力，甘榜特羅梭的農民說：從前膠農一天的收入能買到半斤冬米和一斤糖，現在只能買少量的米，糖也只能買一角錢，小什貨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拉扎克集團對鄉村居民的生活痛苦不但熟視無睹，而且以“提高馬來人經濟地位為幌子，竭力從鄉村勞動人民身上搜刮資金去發展馬來官僚資本。膠農已經入不敷出，傀儡政權却提高土地稅及其他苛捐什稅，並且，動輒沒收和拍賣交不起稅的人的土地和財產。廣大的膠工、膠農和鄉村居民從切身經驗中體會到：拉扎克集團的反動統治是他們生活痛苦的根源。因此，他們越來越堅決地走上了革命武裝鬥爭的道路，為推翻傀儡政權而奮鬥。



## 堅決支持津巴布韋人民的英勇鬥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一日廣播】最近，津巴布韋人民接連舉行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遊行，堅決反對英國、羅德西亞主義和所謂民意測驗的騙局。津巴布韋人民的英勇鬥爭得到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羅德西亞，非洲人稱它為津巴布韋，是英帝在非洲南部的一個殖民地。面積三十八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四十七萬多，其中白人只有二十多萬。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殖民主義者羅德斯創辦的英國南非公司，侵佔了津巴布韋，建立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二十世紀初，大批英國和其他白人移民侵入，霸佔了大量肥沃土地。一九二三年，英國宣布實行所謂內部自治，派出總督用刺刀和大炮建立了一個由白人殖民者組成的種族主義政權。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個白人殖民政權對當地非洲人實行最野蠻的種族壓迫政策，它先後通過六十多種種族歧視法令，使津巴布韋像南非一樣成為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最猖獗的地方。一九六九年六月，以英國蘇格蘭人后裔史密斯為頭目的白人殖民政權，拋出了所謂共和國憲法。實行所謂土地分區法，把羅德西亞土地分成黑人和白人居住的兩部份，禁止黑人在白人居住區擁有財產，把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非洲人趕到只佔全境一半的貧脊的土地上。羅德西亞殖民政權不斷投靠英美帝

國主義，並同南非白人殖民主義者和葡萄牙殖民統治者相勾結，鎮壓津巴布韋人民和非洲南部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顛覆和侵略非洲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民族獨立運動不斷高漲，津巴布韋人民日益強烈要求推翻白人殖民政權，實行多數人（即非洲人）統治。從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津巴布韋人民開展了武裝鬥爭，反對白人殖民政權。由於武裝鬥爭的堅持和發展，英帝國主義十分驚慌，為了維護英帝的殖民利益，英國統治集團鼓吹用誘騙來代替殘酷的殖民統治。以史密斯為首的羅德西亞白人殖民政權，堅持實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並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單方面宣布“獨立”。在這種情況下，英帝為了鎮壓津巴布韋人民的武裝鬥爭，便和羅德西亞反動當局勾結，於去年十一月達成了所謂解決羅德西亞獨立爭端的協議。根據這個協議，史密斯白人政權答應玩弄增加所謂高等非洲人在議會中的席位，最終實現多數人統治的騙

（轉入第五版）



# 生活在假髮廠一年

★銀珠★

我在離開學校之後，便到假髮廠工作。至今已有一年了。這一年的工作，使我的身體變得很衰弱，而且多病。但是也使我對這個社會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那是一間規模相當大的假髮廠，分成幾個部門工作的，我就在打髮部。所謂“打髮”，就是將從漂染部取來的雜亂無章的頭髮梳鬆、分出長短、打齊，再把弄齊的頭髮一捆一捆的紮起來，然後，依老板規定的尺寸分大小、配髮色、秤重量，便可以交到其他部門去。說來簡單，但工作起來就不是這麼容易了。

在我剛進廠的時候，工資每天兩塊半，三個月後，就改做自己工。自己工的薪水是以件計算的。也就是說，做多賺多錢，做少賺少錢。其實，做多賺多錢是假的，就算是雙手不停地打，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包括休息的時間也做，每天也不過只能得到五、六塊錢罷了。有許多工友就因為吃飯後沒有休息就工作，腸胃常常不舒服，身體也因此越來越弱。

如果一味只想快是不行的，做不好挨罵是一回事，退貨可就慘了。又要拆，又要重做，那時真的是欲哭無淚了。有些“阿姐”（實際上是管工）公報私仇；或者為討好老板的喜歡，特別嚴格，斤斤計較，動不動就退貨。吃過虧的工友對

“阿姐”都非常痛恨。

憑良心說，“阿姐”不過是老板的工具。老板利用她們來對付工友，用意在於掩蓋自己的惡毒和老奸巨猾。不過我們不得不奉勸“阿姐”們，不應當一味為老板效命，當你們不能被利用時，你們的命運也和我們工友們一樣淒慘的。

其實，真正可恨的是那些大買辦、大壟斷資本家，他們不須要勞動，常常在動腦筋，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從工人身上榨取大量血汗，這些人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死敵，我們要過好日子，要把他們打倒，把被他們搶去的財物奪回來才有可能。

廠方常常舉辦野餐活動，說是感謝工人的合作，但是野餐費用却要工人自己出。他們常常利用野餐或其他種種活動，使工友姐妹們沉迷在糜爛的生活中，妄圖使姐妹們只懂得追求歌星、影星，只懂得談情說愛，迷失生活的方向，忘記自己的苦難，失去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反動資方的惡毒手段，使一部份姐妹染上許多壞習慣，沉溺在糜爛的生活中，但是絕大部份工友從

自己的生活中，認識到社會的本質，認識到舊社會和資本家的惡毒陰謀，並且明白應當怎樣才能過幸福的日子。

在這一年的工作中，我親眼看到廠方上層人物的勾心鬥角，看到他們與反動政權聯合對工友進行剝削、壓迫，我更加痛恨這群社會的寄生蟲，更覺得自己應當成為改造社會，打倒黑暗社會的戰士。許多工友們不斷進步，更使我對前途充滿信心，堅決相信工人階級為解放自己的鬥爭一定會勝利，而且為期不遠了。

（接第四版）

局。英國則承認羅得西亞獨立，為史密斯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披上合法的外衣。英國還拿出五千萬英鎊來援助史密斯政權，這是英帝為了維護它在非洲南部的殖民利益，加緊支持羅德西亞種族主義政權的新步驟。

英國、羅德西亞協議公布後，遭到了津巴布韋人民的強烈反對，指出這是一個騙人的東西，並表示決心要把武裝鬥爭進行到底。非洲國家和世界人民都強烈譴責這個協議，堅決支持津巴布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為了把這個協議強加給津巴布韋人民，英帝和羅德西亞種族主義政權最近又互相勾結，併湊了一個由英國法官厄爾斯率領的十六人委員會，到羅德西亞製造所謂民意測驗，這個假造民意的拙劣騙局激起了津巴布韋人民的極大憤怒。厄爾斯委員會到達羅德西亞後，津巴布韋人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到處響徹了“不同意！”“不同意！”的怒吼聲，表示堅決的抗議。羅德西亞反動當局出動大批武裝軍警進行瘋狂鎮壓，示威群眾不畏強暴，同武裝軍警展開了英勇搏鬥。

馬來亞人民堅決支持津巴布韋人民反對白人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鬥爭，強烈譴責英帝和羅德西亞反動當局的法西斯暴行。正如偉大導師毛主席指出的“整個非洲現在都處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不管英帝國主義和羅德西亞反動當局如何垂死掙扎，都阻擋不了津巴布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前進步伐。

馬來亞人民堅決支持津巴布韋人民反對白人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鬥爭，強烈譴責英帝和羅德西亞反動當局的法西斯暴行。正如偉大導師毛主席指出的“整個非洲現在都處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不管英帝國主義和羅德西亞反動當局如何垂死掙扎，都阻擋不了津巴布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前進步伐。

（接第三版）

了一個思想問題，但是在主辦單位及時的處理，而且發生問題雙方，大家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球賽順利的進行，這是把“壞事變好事”的實例。解決了思想錯誤，更好的友誼團結，贏得了比春雷更響和衷心的熱烈掌聲。人們歡呼着“革命友誼”的成功。

進行個人單打初賽的時候，有一位技術比較高的球員，他的對手是一位技術相當差的球員，但他並不以強欺弱，和這位球員進行友好比賽，技術弱的球員不慌忙，沉着應戰，大家不是為了爭分數名次，而是為建立牢固的友誼而來比賽的。在場的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歡呼這場友誼賽。

一位住在該地附近的群眾，當晚也參觀了這場比賽，他激動的讚揚說：“這場比賽，是難得見到的。假如那些所謂技術超人的選手，都是為着爭錦標，碰上一位差的，可能給他一個2比0滾出去。然而今晚的這場比賽，充滿着友好氣氛，完全沒有這種現象。”許多乒乓球球員，也為這場比賽

所感動了。為了友誼，不計較分數，大家都應當向這些同志看齊。

另外的一場比賽，也是對手球技相差很遠的，雙方却有說有笑，互相學習，互相指點……像這類比賽實在很難得、可貴的呀！

當球賽進入決賽時，同志們，朋友們都爭着觀看。上一圈被淘汰的球員，都圍過來觀看精彩的比賽。在比賽時，球員們競爭得非常劇烈，打出了高度的技術水準，銀球冉冉升空，輕落對方枱面；輕靈的步伐、美妙的削球、巧捷的反擊、左右開攻……，喝彩聲綿綿不絕。

儘管汗流浹背，也算不了什麼，運動員們不怕苦、不怕累，以嶄新的風格和面貌，打出了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雙打賽球員們一攻一守，通力合作、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互相學習，提高技術，看的人個個喝彩讚揚。

這次新春乒乓球友誼賽成功的舉行，是一件特大的喜事，在這次比賽中，體現了友誼的珍貴，加深了各單位的團結；精彩的項目、觀眾的沸騰，迅速的傳遍各個角落。





毛主席著作選讀

# 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接上期)

## 第四 人民的統一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爲着防止內戰，爲着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爲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們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sup>(7)</sup>。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就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意聽它麼？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爲此而奮鬥。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的時候，我們又說：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戰，非統一于退反而統一于團結，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進步。只有這後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sup>(8)</sup>。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麼？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時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里的全體軍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爲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爲什麼如此衆多的有黨有派無黨無派的民主份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份子以內，一致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就因爲他們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和團結建國的目的。

## 第五 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徹底地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解放區的不很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很不够。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却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和消滅解放區的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份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後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份子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于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麼軍隊，實行了什麼“封建割據”，成立了什麼“奸區”，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麼？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爲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sup>(9)</sup>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因爲實行了這種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

”，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的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戰爭后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於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消除陳舊觀點，爲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爲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鬥，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一切願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都應該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 第六 土地問題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待續)

## \* 注釋 \*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澤東同志在這里用來指蔣介石統治集團在抗日戰爭中當作最後巢穴的四川山地。

(8)見本書第二卷《必須制裁反動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的《北上宣言》。



(10)  
1972

(短篇小說)

## 海濤怒號的黑夜

高浪

道北，這祖國東岸北端的小鎮，在黑夜的鍋底似的密網裡，沉寂地睡着了。

站在岸邊陳舊的小碼頭的木板上向外望去，灰白色的天空在遠處和一望無際的大海緊緊地吻合。

海風呼呼地叫着，黑色的浪濤像受了傷的蛟龍在南中國海翻滾，一道道白色的浪花毫不感到疲憊地向岸邊衝擊，嘩啦嘩啦的聲音有節拍地在寂靜的夜空迴旋。

在小碼頭上向右邊望去，有幾盞微弱的煤油燈火在那裡隱隱約約地閃動，那就是道北的漁村，有幾十家人住在那裡。

一排排高腳的亞答屋沿着海邊歪歪斜斜地站立在那裡，這些漁民用樹皮和竹片來作他們的屋板，有時海風從板縫裡灌進來，他們就塞些破布來阻擋寒風的侵襲。

道北“警察局”的發亮的銅鐘被敲了十下，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在這小鎮上，人們都已經進入睡鄉了，除了那漁村裡的幾家人的燈火還沒有熄滅。

“依呀”的一聲，那漁村的一間小屋的門被推開了。一隻乾癟的手伸出來，那手上拿着一盞用牛奶罐製成的煤油燈，那搖曳的火焰冒着團團黑烟。接着一個馬來婦女跨出門來，她的身子十分瘦小，一頭半白的長髮不時蓋着她布滿皺紋的臉孔，那雙本來是無神的眼睛，這時却充滿着期望、緊張和焦急。她只有五十多歲但樣子已經不只這個數目了。她正想朝外面走去，這時屋裡傳來了說話聲。

“恩媽，我也去。”說這話的是一位約十四、五歲的馬來少女，那雙圓大的眼睛在黑夜裡顯得格外明亮。

“拉瑪！你不能去！媽去看看就好了，妳要照顧弟弟！”那老婦人轉回頭來說。這時屋裡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從箱頭板搭成的小床上骨碌地翻滾下來，跑到門口。

“恩媽！我也要！哥哥為什麼還不回來呢？”那小孩子眨着一雙小眼睛問道。

“馬末，你不要去，叫亞卡(-)和你在一起，媽去問問看。”那婦人說。

“不！不要。哥哥沒有回來，我不能睡。”小馬末吵着要跟媽去。這時拉瑪跑來把小馬末捉住，拉倒在懷裡。

“外邊夜黑，路又滑，你們在家裡等着，媽去一會就回來。”那婦人說着就順手把門關上了。她拿着那盞煤油燈向另外的漁家走去，

她走得很慢，因為海風在猛烈地刮着。她終於走到了另外的一間漁家。那小屋裡的燈火仍然亮着。

她乾癟的手指在那樹皮的門板上咯咯地敲了起來。

“誰？”屋裡傳來了一個婦女的回答聲。

“是我！我是蒂惹。末沙勒的恩媽。”那婦人向屋裡回答。

“奧！是你。末沙勒回來了嗎？”那婦人開了門向蒂惹問道。

“唉呀！伊瑪。我正是爲了這事找你呀！末沙勒還沒有回來呀！你的耶谷回來了沒有。”蒂惹向伊瑪問道。

“還沒有啦！我也實在擔心啊！已經十點了，往常早就回來了！阿拉多隆多隆，要是耶谷有什麼事情，你看我這家怎麼活啊！阿日才八歲！他爸爸六年前出海就沒有回來，我只有耶谷這孩子作依靠。你叫阿拉保佑保佑吧！”伊瑪說着，眼淚流了下來。微弱的燈光照在屋子角落的地板上，草蓆上小阿日甜甜地睡着。

“伊瑪！我們都是一樣的，窮苦人家，你看我家裡，末沙勒是我們唯一能夠賺錢的人！拉瑪是個女的，有時替人家看看小孩子，一天也只有三十分錢。馬末才十歲還不能工作。他爸爸怎樣死的，你還記得嗎？那時馬末還沒有出世，這裡還有個鐵礦，他就是在工作時被壓傷的，折磨了二年才死。你想想看，如果末沙勒沒有回來，我又怎能活下去呢？”蒂惹說着眼睛也紅了起來。

沉靜了一會，伊瑪又說了。  
“今天和他們出海的還有誰呢？”

“還有堅丹，十八歲的青年人，是拉德的兒子。”蒂惹說着停了一會又問道：“這幾天，耶谷有對你說些什麼嗎？”

“沒有，只是這幾天他悶悶不樂，問他，他說沒有什麼。”伊瑪回答。

“今天還是租布拉欣的船嗎？”伊瑪停了一會又問蒂惹。

“是的，除了布拉欣，還能向誰租呢？只有他一個是富人。”

“他的船已經舊了，還租那麼貴，真是不要我們窮人活了。對了，風浪那樣大，這樁舊的船怎樣能受得了呀！”伊瑪擔心地說。

“伊瑪！我們去問問船主可以

嗎？”

“不必去吧！蒂惹，船主那種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早就睡了，那裡會在這時候見你！”

“唉！真是叫人擔心啊。我就去找拉德看看，看他有什麼辦法，到底他是個男人呀！”蒂惹說完彎着身子退了出來，又向另一個漁家走去，海風在刮着，使她的身子微微地顛着。

拉德是這裡的老漁民，自從幾年前和船主布拉欣發生糾紛被打斷了一隻腳之後，就再也沒有出海捕魚了，平時在漁村裡幫人補補魚網，有時漁民兄弟也給他一點零錢用。他一家只有兩個人而已，就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堅丹。這年青人和末沙勒，還有耶谷三個人合夥向布拉欣租一艘船出海捕魚。不管有沒有收穫，每次出海之前，布拉欣先收十二塊錢，有時還要“沙布”幾條好魚去。

拉德的家在漁村的另一端，蒂惹走了好一會功夫才到了。

拉德還沒有睡，聽見有腳步聲傳來，他就開門來看看，一見是蒂惹就把她迎進屋裡去。

“伯吉，怎麼他們今晚這樣遲還沒有回來呀！”蒂惹開門見山就問了。

“媽吉，風很大，說不定他們會遲些。你不必太過擔心。”拉德爲了安慰蒂惹，他話雖然是這樣說，但他布滿皺紋的乾瘦的臉上却隱藏着幾許的憂悵。

“伯吉，說實話，我心跳得厲害，似乎有什麼不祥的預兆。”蒂惹說着，整個身子微微地顛抖起來。

“媽吉，不要想得太多。想得太多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們都是窮苦的漁家，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能面對它！你看，幾年前，我的腿被布拉欣他們打斷了，但我也弄活了他們兩艘船，他們現在也有點害怕我們漁民了。”拉德雖然語氣十分平靜，但在微弱的燈光下，他的臉皮因內心的激動而微微地跳動。

“伯吉，我擔心是有原因的，這幾天海上有點事情，末沙勒的心情十分不好，他老是拉緊着臉，眼睛睜得圓圓的，雙手握緊着拳頭。這實在叫我擔心，難道堅丹沒有對你說什麼嗎？”蒂惹無神的眼光望着拉德，似乎想在他的臉上尋找一些希望的線索。

“沒有，堅丹是一個不愛開口的孩子，他有什麼事總是默默地藏

(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在心底，到底海上出了什麼事呀？媽吉，你說來聽聽！”拉德顯得有些焦急了。

“這事說來真叫人不相信啊！但末沙勒並不是一個會撒謊的孩子，看他那憤怒的哭出來的表情，我一點也不懷疑他，伯吉，這件事是真的啊！”蒂惹無神的眼睛這時也閃出了憤怒的光芒。

“媽吉，那你就快說吧！”拉德平靜的心情也着急起來了，他有點等待不及的樣子。

屋外響着海濤怒號的呼嘯，屋內煤油燈微微地閃爍。蒂惹終於懷着悲憤的心情一字一字地把這幾天來的事故告訴拉德，也告訴了祖國所有的人民。

(二)

這是幾天來發生在道北漁村的事。

末沙勒這一天從海上回來，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淺黃色的海水翻捲着細砂向遠方退去。他們下了船，在沙灘上走着，和他同行的還有耶谷和堅丹。耶谷和堅丹抬着一條魚走在前面，末沙勒背着魚網走在後面。

“重是重，但是不值錢。”耶谷回頭對堅丹說。堅丹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沒有回答，耶谷又繼續說了。

“那些豬獯拿去的火蝦，最少都有五斤重，還有那幾隻石斑魚至少也有十斤，峇卑布都(一)，白白給他們拿去吃了。”

“峇卑，布都布都是強盜，勒索了我們的東西還講烏話，說我們的船太舊了不能用，是犯法的，說是照顧我們的生命。峇卑啦！”在後面走着的末沙勒也叫罵起來了。

“峇卑，這樣下去叫我們怎樣過活啊！”船主布拉欣要錢，他們這些豬獯也要勒索我們的好魚去，這是什麼世界啊！”一直沉默着的堅丹也說出了心中話。

這一晚賣了魚回來，末沙勒默默的走回家去，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路旁的街燈照着他高瘦的身軀，黝黑的臉孔在海風和烈日的煎熬下顯得成長多了，性格上也因生活的負擔和經歷風雨而變得穩重和倔強，看上去，誰也不相信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

他推開了門，母親見他回來了，就把晚飯拿出，黃黃的碎米飯，一小盤賣人不要的小魚噴着馬拉堅的香味，還有一罐自來水。

末沙勒把賣魚的錢拿出來交給媽媽。

“只有五塊錢而已啊！”蒂惹算算錢說。

末沙勒沒有出聲。

“五塊錢扣去明天出海租船用的四塊錢，我們只有一塊錢用了。”

蒂惹喃喃地說。

“恩媽，難道你不相信我。今

天的魚只賣十五塊錢，我一分零錢也沒有剩下！”末沙勒感到十分委屈，覺得媽媽似乎不相信他。

“沙勒，媽媽並不是怪你，收棧不好，這是天意，我們誰也沒有辦法。”蒂惹解釋着說。

“誰說是天意啊！恩媽，你錯了！要不是那群豬獯把我們的好魚和大蝦沙布去，我們今天每個人至少可以多分五塊錢呀！”末沙勒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憤憤地說。

“五塊錢！這數目不小呀，到底是那些豬獯啊！你有沒有去報警呀？”蒂惹疑惑地問。

“哈哈……”末沙勒大笑起來了，這情景大大出乎蒂惹意料之外，連拉瑪和小馬末也圍了過來。

“恩媽！你知道那些豬獯是誰嗎？他們不是海盜！但他們比海盜還厲害。他們是穿着制服拿薪水的，驚得是灰色的巡邏艇，有編號的，還有掛着新月黃星的綫條旗！你知道嗎？”末沙勒大笑過後過着惹說了這些話，他沒有想到這些拿人民薪水的政府在幹這種事，無限失望與悲痛在他內心激盪，黯淡的燈光照着他悲憤的臉孔，一顆眼淚從他的眼角跌落下來。

“啊！竟有這樣的事呀！”蒂惹感慨地說。

“這巡邏艇大不大？”小馬末天真地仰着頭問。

“當然大囉！艇上有整十人，全是拿着槍的，艇前還有一門小鋼炮。”末沙勒比個樣子給小馬末看，接着又說：“艇上一個穿制服的胖子跳到我們的漁船上來，他胸前掛着一排七彩的‘邦卡’，看樣子是個大粒人。他一下子要看船的註冊証，一下子又說我們的船太舊，接着又在船上東翻翻西看看，結果終於把我們綁着的一串石斑魚和一袋大蝦拿走了，臨走時他胖腫得像虎頭蜂高的臉孔向我們露出了猙獰的一笑，就登上巡邏艇去了。”

“嘩！毒得像海賊啊！”蒂惹說。

“阿芒，為什麼你們要讓那些豬獯把魚拿走呢？”拉瑪也眨着她的大眼睛說話了。

“為什麼不把魚搶回來呀！”小馬末也鼓着小嘴吧說。

“是的！為什麼不搶回來！”這句話在末沙勒結實的心胸裡爆開了花，他握緊着拳頭，久久地站在那裡……。

(三)

日子又悄悄地過了兩天。這是今天早上的事了。

末沙勒、耶谷還有堅丹一早就到布拉欣那裡去租船了。遠遠地就看見了一個戴着哈芝帽的矮胖的中年人，又着一隻手在那裡搓着。

“布拉欣今天不大對。”耶谷小聲地說。

“不管他！我們是有錢向他租的。”末沙勒不在意地說。

布拉欣一看他們家到了，就摸摸他那修剪得十分整齊的鬍子說：“你們的船，這幾天得什麼這樣遲才回來呀？”

“哈芝，這幾天風浪大，我們沒有辦法，只好遲些回來。”耶谷回答。

“風浪大不大是你們的事，我們已經說好了，船必須傍晚之前回來。不然的話，我就要加船租，每次出海十五塊。”布拉欣說着把頭高高地望着別處。

“哈芝，我們只有十二塊錢，如果風浪不大我們就按時回來。”末沙勒說。

“哈哈，如果風消大呢？”布拉欣笑着，一雙細小的眼睛滑溜溜地望着他們。

“哈芝，我們只有十二塊錢，你到底租不租？”末沙勒的語氣十分堅定。

“租當然會租。”布拉欣細小的眼睛轉了轉又說：“你們沒有錢是不是？也好，看在阿拉的份上，我不加你們的租，不過，如果你們的船遲回來，就拿兩條石斑魚來吧。”

末沙勒沒有答腔，把錢放下就走了，他知道這種藉口已不是第一次了，沒有辦法，爲了生活要遭受這層層的壓迫。

“峇卑，布拉欣這種人真是貪得像水蛇。”堅丹憤憤地說。

“我們要給他點苦頭吃吃！罷租他的漁船！”耶谷也說話了。

“現在還不是時候，等全村的漁民都明白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們再來干！”末沙勒說。

“這些慢些談，先說怎樣解決海上的事。”堅丹回過頭來對末沙勒和耶谷說。

“峇卑，我們不給他就是了。”耶谷說。

“實在猖狂到這個地步，竟敢開口向我們要錢！他們的薪水有我們的十倍。”末沙勒說。

“不給他，他們是不會放過我們的。”堅丹說。

“你想給他們錢？你這樣胆小是不可以的！”末沙勒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大家得有個準備才行啊！”堅丹解釋說。

“不必這樣麻煩，頂多和他們拼了，我看出他們是吃軟不吃硬的，這些豬獯一直以為我們是良民好欺負。我們再也不要作良民了！”耶谷說着已經走到了漁村了，他們各自回家帶點東西預備出海去了。

末沙勒的飯籬，蒂惹已經給他裝好了，但末沙勒還在東翻西倒地尋找着一樣東西。

“找什麼？沙勒。”蒂惹問。

“兩枚魚鏢！你有沒有看到？”

(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末沙勒一邊找一邊順口問問。

“不就放在屋頂的橫樑上嗎！”蒂惹回答，末沙勒爬上去把魚鏢拿了下來，擦擦生了鏽的鋒口。

“這魚鏢好久沒有用了，為什麼你竟會想到這東西？”蒂惹看着兒子擦着魚鏢，心里似乎有一種新的發現，這發現令她感到不安。

“那些豬獵昨天竟向我們開口要錢！你說我們能不準備準備嗎！”末沙勒回答着媽媽的詢問的同時已經把魚鏢綁起來了。

“沙勒！這事不能鬧大呀。我看還是去向警方投訴吧！”蒂惹說。

“恩媽，我說過的，這沒用，他們是一夥的呀！”末沙勒說完就提了魚鏢抬在肩上，朝向海邊走去。

蒂惹憂悒的眼光送着他下海去了。早晨的太陽把末沙勒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那魚鏢尾端的飯籬在朝陽裡一閃一閃地擺動……。

(四)

蒂惹從拉德的家出來，已經是午夜了，她拖着蹣跚的脚步，帶着極端惡劣和複雜的心情到岸邊的小碼頭去。她失望、擔心、焦慮；但在這惡劣的心情中又懷着一絲希望，雖然她知道這希望是那麼渺茫，但當它還沒有完全破滅的時候，還能支持她努力下去。

她無神的眼睛，在黑夜裡向着那怒號的南中國海默默地、小心翼翼地探索，她渴望着奇跡的出現，渴望着在茫茫的黑色的大海裡能有一星漁火向她漂來……。

然而她失望了，她萬萬也不會想到幾小時之前，這海上發生了什麼事啊！

兩小時之前，這道北的海上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這悲慘像南中國海怒號的浪濤在漁民的心坎裡久久不能停息。

傍晚，末沙勒，耶谷和堅丹準備回船的時候，發現船尾那個小摩多壞了，這發現令他們吃了一驚。

“怎麼辦呢？”耶谷先開了口。

“本來已經遲了，偏偏又摩多壞了，運氣不好。”堅丹說。

“這回布拉欣的口有福了。”耶谷加了一句。

“我來修修看。”末沙勒說着自告奮勇地把摩多拉上船來，其實他也是不會這門功夫的，摸摸這敲敲那，又吹吹掉一點可能引起油塞的髒東西，然後把摩多放下去“士達”，但仍然是冷冰冰的一點反應也沒有。

“沒有辦法，只好用漿划回去了。”末沙勒對他們說。

“也只有這條路了。”他們都同意這樣的作法，先后拿出漿來划。

“離道北至少有七、八哩，我們不知要划到什麼時候。肚子餓得咕咕叫了。”耶谷訕訕地說。

“至少都得划到十二點。”堅丹短短地說一句。

海濤在大海裡高叫着，黑壓壓的大海在翻騰，一點微弱的漁火在隨着浪濤起伏。小漁船在和海濤搏鬥着，慢慢地向前推進。他們這樣堅持了四個小時，離道北只有一哩多的船程了，這時海的那一邊傳來了微微的引擎的聲音，這聲音越來越響了，而且聲音十分結實。

“這是巡邏艇的聲音。”耶谷說。

“不錯，這聲音和前兩天向我們勒索的那艘一樣。”末沙勒也同意了。

“聽起來是肥豬羅那艘。”堅丹也說。

“不好呀！這巡邏艇是朝我們這里開來的。”耶谷這時叫了起來。

黑暗的海面，一盞藍色的燈火向他們的漁船奔馳而來。這速度使他們的斷定更加確實了，除了巡邏艇，沒有其他船隻這樣快的。

“我們得準備呀！”末沙勒喊了起來，放下了漿，把魚鏢解出來，握在手裡。

“把船上的燈熄了，快點。”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船上的燈熄了，耶谷和堅丹都停下了漿，他們各自把一把八吋長的短劍握在背後。

這時一道刺眼的白花從巡邏艇的掃探燈射出來，像一把寒光閃閃的利劍將黑夜穿破了，這道光芒射在末沙勒他們的小漁船上。

這道白光越來越短了，那縮短的速度是那麼地迅速啊！

“小心啊！他們是居心不良啊！”耶谷叫了起來。

“怎麼辦？”堅丹急促地問。

“啊！那巡邏艇是要撞我們啊！”末沙勒高喊起來，這喊聲震動着黑夜的長空，這喊聲和南中國海波濤的呼嘯溶合在一起。

時間一剎那間就過去了，然而這一剎那間却成了歷史的永恒。剎那間，那灰色的巡邏艇已經飛到眼前，在白光裡，露出有邦卡的制服人員的肥腫的臉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剎那間末沙勒把手中的魚鏢狠狠地拋出去。剎那間，在一聲撞擊的巨響劃破黑夜的同時，一道白色的浪花混着鮮紅的血向高空射去！

一切都歸於平靜了，巡邏艇微弱的馬達聲在遠處消失了，不同的是海風刮得更加猛烈了，那海濤的怒號更加叫人心碎肝裂……。

(五)

早晨的太陽才在海邊露出了他含羞的臉孔，漁民就出海去了。

然而第一個漁民出海才走到海邊就跑回來了，他一邊跑，一邊喊

“大家快來啊！海邊有一具屍體。”

寂靜的漁村一陣騷動，許多漁民都向海邊湧去，蒂惹，拉德，伊瑪也在其中。

“這不是堅丹嗎？”跑第一個的漁民回過頭來說。拉德衝了過去，摸摸他的胸口。

“他還活着。”拉德說着，把堅丹緊緊抱着的一塊破船板和一把短劍拿出來，接着把他抱起來向漁村走去，一些漁民都帶着抬頭扶腳。

堅丹只是受了輕傷，因疲勞而昏了過去，一個漁民婦女給他灌了一碗生薑水，他就漸漸甦醒過來了。大家都希望他能開口說話，尤其是蒂惹和伊瑪更急切要知道耶谷和末沙勒的消息。

堅丹清醒之後，掙扎着要爬起來，但被拉德按了下來，他流着眼淚大聲地說：“是他們害的！我們是他們害的。”接着他把昨夜發生的事，從頭到尾說了出來。

“已經死了，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叫我怎麼辦啊！”伊瑪第一個哭叫起來。

“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公平的！”蒂惹在哭聲中這樣說。一股憤怒的火焰在漁民的心胸點燃起來，這怒火越燃越旺。

“我們先去把人打撈回來。”拉德說着就向海邊走去，漁村的幾個年青的漁民也跟着去了。

打撈的船去了一個鐘頭還沒有消息，許多漁民都在海邊等着。這時一個戴着哈芝帽的矮胖子擰擰跌跌地跑來了。

“出了什麼事啊！”那人問。

“你的船沉了！布拉欣。”有個人大聲回答。

“我要他賠。”布拉欣肯定地說。

“他已經死了，你去叫阿拉賠吧。”有人回答。

“船是怎樣沉的啊！”布拉欣又問。

“海軍船撞沉的，你去向他們討賠償吧！”

在布拉欣來說，這的確是令人意料之外的消息，他那股傲氣沉了下來，他怎麼敢向海軍提出賠償呢，只好冷冷地退了出來。

三點鐘之後，打撈的船終於回來了，漁民向海邊湧去，拉德抬下了一具屍體，向着岸上走來。

拉德把那具屍體放在岸上，他是末沙勒，死得十分可怖，手臂和大腿都折斷了，他的頭顱破裂，黑赤色的血水還從臉上流下來。

“耶谷沒法找到，恐怕已飄出大海。”拉德拉緊着臉孔，短短說了一句。

“沙勒，沙勒，為什麼你變成

(轉入第十一版)



報導

# 怒阿的大賭場 每月純利五十萬元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二十七日廣播】拉扎克的岳父的大酒店大賭場——云頂高原有限公司一月卅日正式開幕。彭亨蘇丹乘坐僑皇家空軍的直昇飛機去主持開幕儀式；僑政權的一批部長和高級官員奉命出席，為怒阿之流捧場。彭亨蘇丹這個聞名全國的風流土皇帝說：“這個大賭場將更加促進彭亨和全國的經濟。”新上任的賭場董事主席，前僑警察副總長哈志胡贊因說：這個供大資本家、大官僚賭博，玩樂和投機的所謂旅遊綜合企業是私人資本對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的巨大貢獻，它的成就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政府的“開明”和“實事求是”的政策。

經營高級妓館，搞各種色情表演；開設大賭場，謀取暴利，明明是敗壞道德的罪惡勾當，拉扎克集團却稱之為發展旅遊事業，是“開明”和“實事求是”的政策，對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巨大貢獻。這是奇譎怪論嗎？不，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拉扎克集團就是終日荒淫無恥的、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而發展官僚資本就是它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唯一目標。

云頂高原這個賭博城既能滿足他們的野慾；又能賺取巨額利潤；還能腐蝕人民的意志，一箭三鵰，怎麼不是“開明”的政策呢？

現在，這個賭博城還沒有全部完工，可是，怒阿之流已經賺了一大筆錢了。它的第一個大賭場早在去年五月就已開始營業。據了解，開賭以來，酒店的房間夜夜客滿，每星期從星期一到星期五，賭場每天平均擠滿兩百個賭徒，週末更多，超過兩千人。每次賭注從一塊錢到一千元不等。吃得腦滿腸肥的大資本家和大官僚，在賭城里揮金如土，有的人一夜之間賭輸五萬元。在這個賭場開張的頭幾個月里，怒阿之流每月就獲得純利五十萬元，一年淨賺六百萬元。怒阿之流看到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實在好做，便在去年八月多開一個賭場，專門接待“非常重要的人物”，並且規定最低賭注一次三百元，這樣，從去年八月起，兩個賭場的利潤就大大增加了。如果加上這些賭棍住宿和吃喝的費用，那麼，官僚資本家所賺的錢就更多了。因為賭博是“新興工業”，不必納稅，所以每一分錢都流進了它們的腰包。

它們已經逐步實現了它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了。怪不得它們連聲佩服拉赫曼的遠見，不絕稱贊拉扎克的“實事求是”的政策了。

可是，拉扎克集團鼓勵和參與開設大賭場的行徑，一開始就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對，拉扎克集團為了欺騙群眾，玩弄了不少花招。例如，它們要這個賭場規定：只有穿西裝、打領帶或者着馬來族服裝的人，才能進去賭博，所有“馬來西亞籍”的賭客，每人必須交兩百元抵押金，它們以為這些掩耳盜鈴的把戲能夠洗脫自己的罪責，實在太可笑了。僑財政部副部長阿利哈芝哈末參加云頂高原有限公司開幕式回

來後幾天，在偽國會毫不掩飾地說：“賭博這個社會邪惡既然禁止不了，就應該使它合法化，這樣，政府才能夠增加一筆收入。”

馬來官僚資本家從怒阿的好榜樣中看到：開賭場也是一條發財的捷徑，個個躍躍欲試。拉扎克集團不顧人民反對，現在又批准在檳城開設第二個大賭場，據熟悉情況的人透露：今年五月，將在東海岸的弔曼島，再建一個大賭場。人們從這些事實中，更加清楚地看到拉扎克集團的所謂開發計劃，不管用的是什麼名稱，統統都是為一小撮大資本家、大官僚的利益服務的。



報導

# 革命軍民熱烈慶祝—— “二·一”建軍節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一日廣播】今年二月一日是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建軍二十三周年的紀念日。我軍各單位和根據地、游擊區以及敵佔區的人民群眾都熱烈進行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

最近一個時期，敵人在加強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大搞“心理戰”，並且，竭盡造謠污蔑之能事，企圖破壞我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信。動搖人民群眾擁護我軍的革命意志。建軍節前夕，敵人在敵佔區實行嚴密軍事戒備，企圖阻撓人民群眾的慶祝活動。

但是，敵人的無恥污蔑，無損於我軍的一根毫毛，敵人的軍事戒備破壞不了人民群眾對我軍的熱愛。二月一日的慶祝活動沉重打擊了敵人的“心理戰”，加強了我軍同人民群眾的團結，具體地表明民心的向背。

二月一日早晨，在吉蘭丹和丁加奴兩州的許多城市，革命人民升起了紅旗，張貼了標語和散發了許多宣傳品，這些標語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思想、共產黨和解放軍的無限熱愛，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以及他們為實現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而奮鬥到底的堅強決心，標語上寫着：“熱烈慶祝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成立二十三周年！”“推翻法西斯集團，建立人民共和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萬歲！”“馬來亞共產黨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在柔佛和其他一些州，人民群眾也懸掛紅旗和張貼標語慶祝“二·一”建軍節。

敵人被人民群眾的慶祝活動，嚇得亂成一團。它們一發現那裏有

紅旗、革命標語或傳單，馬上就在那里宣布“戒嚴”，禁止群眾進入這些地方，妄圖封鎖消息，但是，敵人還來不及宣布“戒嚴”，人民群眾早已經把一面面凌空飄揚的紅旗和一張張傳播革命真理的標語團團圍住，他們深情地注視着鮮艷的紅旗，興奮地閱讀着革命標語，這一天，人民群眾與高采烈的場面向敵人驚慌失措的醜態，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根據地和游擊區的人民群眾除了舉行慶祝會之外，還展開了擁軍、勞軍運動，在華族群眾佔多數的地區，人民群眾還把“二·一”建軍節的慶祝活動同他們的傳統節日春節的慶祝活動結合起來，使春節過得更有意義。

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在各種革命群眾組織的帶動下，開展各種活動，向解放軍獻金送禮；他們還在這個擁軍、勞軍運動中開展熱火朝天的革命競賽。解放軍各單位也派出隊伍深入群眾探訪和慰問軍屬、烈屬，向革命群眾贈送節日的紀念卡片，和群眾一起共同歡度節日，充份反映了軍民團結戰鬥的精神。

通過“二·一”建軍節的這種活動，我軍同各族人民的團結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敵人的欺騙宣傳再次破產了。



#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抨擊美帝頭子 尼克松的好戰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在本月七日大力抨擊美帝頭子——尼克松是殘忍與好戰者。

該社在一篇抨擊尼克松的越南問題時稱，尼克松誇言他要竭力消除發生衝突的基本原因，建立某種新的世界秩序，以使各國人民，能在互相尊重之下和平生活。

評論又稱，尼克松高談印度支那人應得到許可，以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不受外來之干預。尼克松大肆宣傳其“和平誠意”，但却掩飾不了他的侵略、好戰、頑固與殘忍的企圖。

評論也稱，就是在大談和平之時，尼克松還由關島、泰國及東京灣的航空母艦，派遣更多的B52型轟炸機，出動大批空軍，轟炸印度支那各國。

尤其嚴重的是，在越南人民的傳統節日——農曆新年期間，尼克松竟下令美帝強盜飛機空襲北越廣平省名靈縣的人烟稠密的地區。

.....

# 緬甸人民軍在東北 地區消滅大量敵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據緬甸人民之聲電台二月十九日報導：緬甸東北地區革命軍民大力開展地雷戰和游擊戰。給來犯的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僅在今年一月就消滅敵人一百多個。

報導說：今年以來，東北地區的人民軍、地方軍和民兵在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協助下，積極開展地雷戰和游擊戰，不斷粉碎敵人的瘋狂反撲。據不完全統計：從一月四號到廿號的十多天里，緬甸人民軍就消滅了八十多個敵人。

不甘心於失敗的敵人，於一月廿八號在炮兵支援下，又發動進攻，敵人撲到某高地的時候，就中了人民軍的地雷；當敵人爬向另一個高地時，又遭到人民軍和民兵痛擊。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反擊戰中，人民軍、地方軍和民兵又打死打傷敵人近三十名，其中包括敵軍上尉兩名，中尉一名。敵人的進攻又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另據緬甸人民之聲電台二月十二日報導：戰鬥在緬甸東北滾弄地

# 北越與柬埔寨聯合公報 拒絕尼克松的“八點計劃”

河內消息：本月五日，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與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完全拒絕美帝頭子尼克松所提出的解決越南問題的“八點和平計劃”，並且嚴厲譴責美帝以“獨立”和“中立”的外衣，粉飾西貢、金邊和永珍的傀儡政權。

公報強調，雙方決心緊密配合，以擊敗美帝國主義侵略者。

公報譴責美帝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廣大人口稠密的地區進行野蠻轟炸，嚴重侵犯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權與安全。

兩國政府警告泰國反動派，要它自己對美帝效勞的行為負起全部的責任。

公報說，美帝必須結束侵略與“越南化”政策，立即廢除高壓與壓迫的機構，結束所謂經濟政策，.....

# 泰國愛國軍民 取得新戰果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四日廣播】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報導：泰國愛國軍民最近廣泛出擊，取得許多新勝利。

碧差汶府的人民解放軍在一月廿八日的伏擊戰中，一舉消滅敵軍十三個。在彭世洛府，泰國愛國軍民在一月底到二月初的反“圍剿”戰鬥中，打死打傷一批敵軍。最近，愛國軍民選在那空泰縣的一個鄉村圍困了一批敵軍，並伏擊敵人的增援部隊。在戰鬥中，愛國軍民擊落敵人直昇飛機一架，擊傷六架。難府、達府和清萊府的愛國軍民也取得新的戰果。一月廿八日，難府愛國軍民襲擊反動派的軍隊，打傷敵人四名，二月七日，達府愛國軍民擊傷敵人飛機兩架；二月十五日，清萊府愛國軍民搗毀了敵人一個警察據點，並伏擊敵人的援兵，共消滅敵人十一名。東北部烏里南府的人民解放軍，二月十一日搗毀敵人“鄉村自衛隊”的據點，繳獲大批武器和彈藥；南部博他倫府的愛國軍民，從一月廿四日到二月七日共消滅敵人十多名，擊傷敵人直昇飛機一架。

.....  
區的人民軍的一支部隊，在一月卅一日，痛殲向解放區進攻的敵軍，在這次戰鬥中，人民軍共打死敵人七十名，其中包括敵軍的連長和副連長各一名，俘擄敵軍近三十名，人民軍還繳獲一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其中包括兩萬多發子彈和一部電台。

關閉集中營，並保證民主自由以爲一個民族和諧的政府，自由選擇而開路。所有美帝的軍事顧問和美軍必須退出印度支那。

公報最後指出，兩國人民決心打倒美帝及其傀儡集團。

.....

# 北越砲手又立下戰功 擊落兩架空襲美機

河內消息：據北越通訊社一月七日的報導說，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砲手，於一月六日在義安省上空打落兩架美帝強盜飛機，這使到被越南北方軍民所擊落的美機增至三千四百五十五架。

該社稱，這兩架美帝強盜飛機是在與其他飛機進行轟炸義安省人口稠密區時被擊落的。

較早時，河內電台會報導說，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高射砲手於星期日曾在廣平省上空擊落一架無人駕駛的美帝間諜飛機。

.....

（接第九版）

這個樣子。“蒂惹哭得坐在地上，她前仰后合的，她的心由於突然降臨到她頭上的痛苦的重担而緊縮起來了。小馬末和拉瑪也隨着媽媽一起哭了，這情景使漁民們搖頭下淚。

伊瑪在海邊一直哭叫着耶谷的名字，她一邊哭一邊在海邊祈禱阿拉保佑耶谷安全回來。小阿日却捉着媽媽的肩膀搖着。

堅丹帶着受傷的身體向海邊跑來了，他看到了沙勒的屍體再也抑不住心中的感情，他撲過去抱着了沙勒說：“沙勒！沙勒！我知道你是怎樣死的，我要為你報仇！”

“不要哭了！大家都不要哭了。我們去向所有的居民控訴，我們要下決心爲末沙勒，爲耶谷報仇！”堅丹大聲地喊着，把末沙勒的屍體抬了起來向街上走去，黑赤色的血水一滴一滴地跌落在沙地上。

漁民們跟在後面湧了上來。隊伍走了街上，突然間一陣激昂的聲音從隊伍裡爆發起來。

- “抗議海軍殺人！”
- “爲末沙勒報仇！”
- “爲耶谷報仇！”

這隊伍激昂、悲憤的喊聲在道北寂靜的長空飛揚，這隊伍從漁村走上街道，走向陽光下的廣場.....

註(一)：姐姐  
註(二)：真是豬



### 木材壓斃工人 慘禍判為“懸案”

據報導：上月十二日，裕廊三號碼頭，一艘貨船在添油時船身傾斜，這艘裝載木材，結果木材滾落，壓斃一名印籍搬運工人的案件，在僑院庭審訊的結果，因所謂“案証不足”，被判為“懸案”。

其實，根據出庭作証的工友們的話，已足夠清楚當時的情形了。當時貨船正在添油，船身已經傾斜，但是船公司為了趕時間，下令工人繼續裝疊木材，更因為木材疊的太高，才會造成木材滾落，壓斃工人的慘禍。顯然的，這宗慘禍的責任應當由船公司和承包裝貨公司自起的，為什麼會証據不足呢？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許多工人在工作時喪失了生命，還要死得不明不白，甚至要自己担當起慘禍的罪責。這宗慘禍，難道是這位印籍工友“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結果嗎？

僑僑政權和大資本家有蕩蕩和絲一般的關係，它們狼狽為奸，互相包庇，慘禍明明發生了，禍首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可是它們仍然“查”不出結果來。在“安全運動”聲中，李光耀僑僑政權大頭目不是口口聲聲要懲辦沒有遵守“安全法令”的僱主麼？但對於這宗慘禍被草率地判為“懸案”，又要作如何的解釋？

### 不新鮮的“警告”

以迫害工人、破壞工人運動見稱的僑勞工部長王邦文，再次在僑全國聯總的代表大會上，向工人提出警告說：“假如工人過份強調他們應享受的果實部份，這將無形中打擊到投資者對本地良好勞資關係與工人講理的信心。”

“投資一旦乾枯，我國的經濟發展勢必停止，最後就是貧窮、疾病與痛苦”。

這些話聽起來已不新鮮了。李光耀僑僑政權的大小頭目，凡有開口，總不外是警告、威脅要人們安份守己，以“保持良好的投資氣氛”的，否則，就什麼對“國家不利”啦、“經濟衰退”啦、“貧窮、疾病、痛苦”啦。

這一次王僑僑的講話，也還是這一套老調。它更與盡天良地把工人為爭取改善待遇而展開的鬥爭，統統說成是“沒有理性”、“愚蠢”的。據他的意思。工人要搞改善

## 裕廊造船廠慘禍揭穿 “工業安全運動”的騙局

正當李光耀僑僑政權在大搞“工業安全運動”的騙局的時候，裕廊船塢本月五日爆發了星島有史以來最令人震驚的工業傷亡事件。當天上午十一點多，一艘正在趕造的探油船底艙，突然發生爆炸，造成十多名工友受重傷，到目前為止，已有五名工友因傷勢嚴重，先後不治喪生。

據現場目擊的工友透露：這宗爆炸慘禍發生在一艘新建的重約五噸的探油船底艙。當時有十多名油漆工人和燒鋸工人在底艙工作；油漆工人用的是一種揮發性很強、高度易燃的油漆，而燒鋸又是需要很高的溫度的，可能由於燒鋸的高溫引起油漆的燃燒，然後帶動乙炔一齊爆炸的。

據同行的工友表示：這宗慘禍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髹漆工作和燒鋸工作分別進行，起火時又有足夠的通路可以逃生，就不會導致這麼多名工友喪生。因此他們認為：“這宗慘禍的發生，造船公司必須負起全部責任。”造船公司為了尋找藉口，推卸責任，至今仍不公布發生慘禍的真相，而時還壓制工人，不準他們將當天情形，向報界透露。如此掩掩蓋蓋，不是正好說明其中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當天事情發生的時候，只有一輛救傷車開赴現場，工友們對此非常憤滿。他們說：“這種現象說明僑僑政權並不重視工人的生命安危，如果他們真的關心工人的安全，為什麼連這種緊急搶救的工作，也

### 梁興昌被秘密逮捕

李光耀走狗政權的法西斯特務於上月底進行秘密逮捕行動，梁興昌即是被捕者之一，他是星島中國銀行之一名職員，法西斯特務是在深夜時，到其住家進行逮捕的。李光耀走狗政權肆意逮捕群眾，對政治對手進行血腥鎮壓，廣大人民是不會饒過它們的。

待遇應該由它們來處理，這樣才是客觀的、合理的。

他也向資本家提出“警告”說：“應該讓工友分享提高生產的成果，否則就是愚蠢的”。同樣是“警告”，但却有很大的不同，這個“警告”，實實在在是“教導”大資本家應該怎樣才能更有效地剝削工人，就像一個老奸巨猾的資本家對一個剛出來“撈”的資本家說：“你不應該讓工人餓到半死，給他們一點甜頭，才能榨取更多的血汗，不然是很傻的。”

把王僑僑的話細細一想，就可以知道李光耀僑僑政權和得到它們大力讚揚的僑全國聯總，究竟是站在資本家一邊，還是工人一邊。

做得這麼隨便呢？“僑僑政權大嘍大叫要“照顧”工人安全的話，實際上都是虛偽的。為了配合這次所謂“工業安全運動”，裕廊船塢四處張貼“安全運動”的標語漫畫，但實際的安全設備，一點也沒有裝置。對於這一點，“安全運動”的主辦當局難道都不知道嗎？而該造船公司的副總經理，現任李光耀走狗政權的僑“國會議員”兼官僚資本家的劉源安為何也不以為然呢？

等到慘禍發生後，為了掩蓋事情的真相，為了緩和工友們的不滿情緒，才來什麼部長親自慰問啦、設立調查庭啦、捐款啦。可是無論怎樣，僑僑政權和這群官僚買辦資本家的罪責，都是無法減輕的。

廣大的工人群眾，從這次裕廊船塢慘禍的事件中認識到，李光耀僑僑政權嘍嘍叫叫的什麼“照顧、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統統都是騙人的鬼話。只要政權掌握在僑僑集團手上，工人的生命安全就不可能有保障。所謂“工業安全運動”，再也騙不了人。

### (接第一版)

發了，這是人民不滿的反應，是對李光耀走狗政權的有力打擊，李光耀走狗政權已是處在四面楚歌和走投無路的境地了，為了要緩和人民的

不滿情緒以及為競選作宣傳，李光耀走狗政權正傾全力做各種欺騙人民和討好人民的工作，如它們一向來把小販兄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但如今它們也在講台上唱起“小販對社會有貢獻”的高調了，其目的無他，全在於欺騙人民，撈取政治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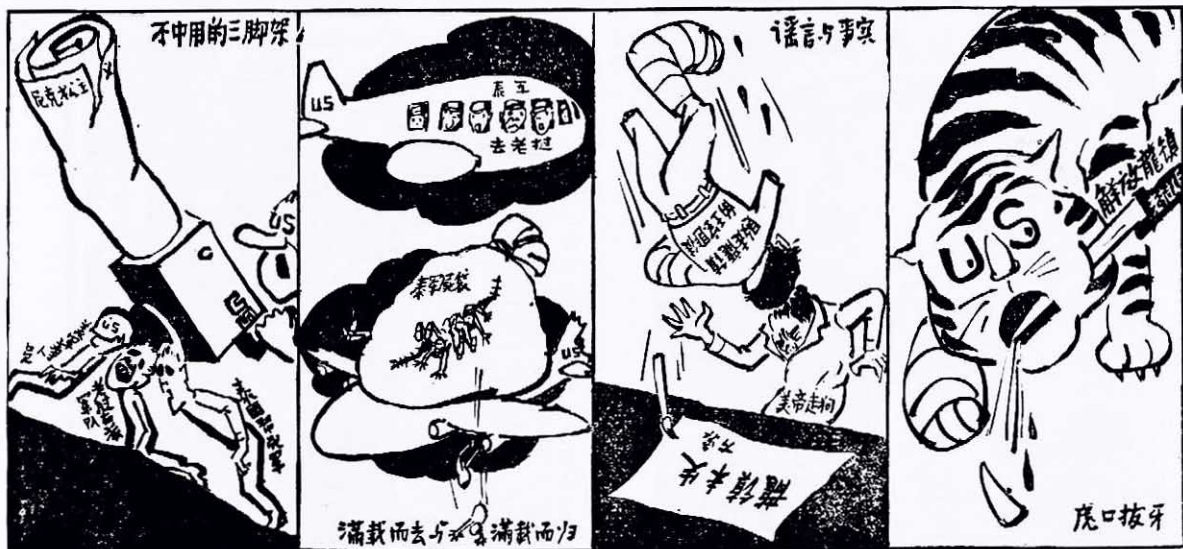
李光耀走狗政權為了要苟延其殘喘的壽命，故它正要盡一切花招來製造宣傳，企圖使人民對它有好的印象。然而，李光耀走狗政權早已是臭名昭著的了，廣大人民群眾都已看穿其拙劣的欺騙伎倆，它們是絕對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

### (接第二版)

財政關係呢？輪船公司的利潤第一年必須分百分之十給朝聖局，逐年增加，到第六年必須分百分之三十五給朝聖局，這又是不是財政關係呢？十分明顯，它們雙方在剝削香客的時候是互相勾結的；現在，在推諉非責的時候又是互相配合，企圖蒙混過關。

禍有根、債有主，拉扎克集團就是這一切事件的罪魁禍首，廣大的伊斯蘭教民是不會饒過它們的。





小販“阻街、不衛生……”

小販對社會有貢獻



↑最近，津巴布韋人民展開歷來最大規模的罷工與示威遊行，抗議英帝與史密斯白人政權之協議。圖為示威群眾正與手持機關槍的白人警官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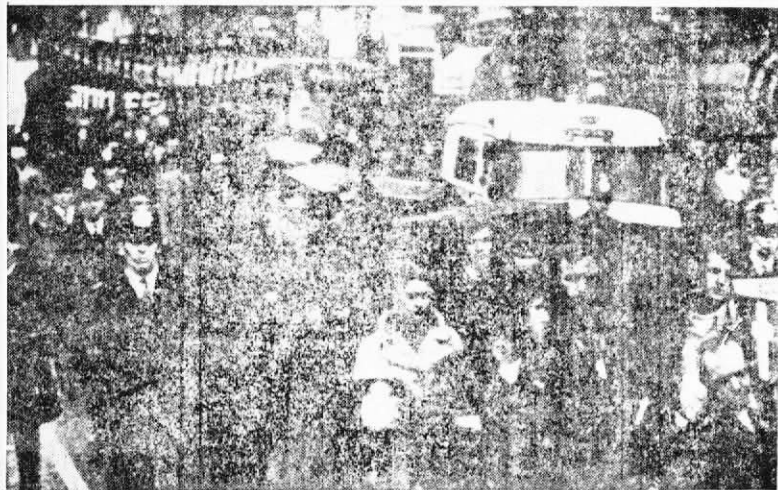
警，進行血腥鎮壓。  
 →看！這以特製英帝手槍向示威群眾發射催淚彈



# 強烈譴責英帝及其傀儡的血腥暴行



二者還  
 ←大，兇的  
 英城市場情形。  
 帝市里槍。  
 軍鎮打  
 於壓死  
 一月無  
 卅三  
 日，的  
 鐵威  
 ，在民  
 北權，  
 愛運這  
 動是  
 爾英  
 蘭威  
 弟軍



↑在倫敦街頭，支持北愛爾蘭人民的正義鬥爭的群眾也展開了示威遊行，圖為示威群眾之一瞥。